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殘水滸  
第七十三回 吳加亮議打兗州府 燕小乙組合軍官團

話說那些百姓被喚到宋江馬前，一個個駭得面容失色。宋江從容安慰道：「你們莫怕！我們一向替天行道，並不和諸位有甚為難。（【夾】只是為難了潯陽的百姓。）因為看見諸位神色倉皇，想是心中定有大不了的事，故此借問幾句。你們諸位，究竟從哪裡來？」內中有個老百姓答道：「我們是兗州府人氏，情因（【夾】預備告狀，牢牢記住，到此便滑出來，真鄉老口腔。）今年夏間無雨，稻子顆粒不收。到了秋間，又是蝗蟲，雜糧吃個罄盡。天又乾旱，麥都種不下去。我們沒奈何，去城裡報荒，請求賑濟，豁免錢糧。知縣卻好，接了呈子，親自下鄉踏勘了一遍，便替我們懇切地報了上去。上頭發下委員來查，不料這個兗州知府，和我們知縣（【夾】四字不易得。）同百姓作對。硬說報荒的是地方上痞棍，和知縣串成，抗糧冒賑。當時上司偏聽，將知縣撤任候辦。我們大家不服氣，鳴鑼聚眾鼓噪起來，把新任知縣嚇得跑了。連夜上去報告，說我們造反。那知府也去上邊說這些頑民非洗蕩一番不可。大家事後聽得風聲，害怕起來，各尋躲處。（【眉】封建時代官權甚重，民權毫不發達，專制的流弊從兗州老百姓口中說出，實包孕無窮史事。）知府指揮兵馬，任意拿人，把平日在地方稍為正直公平點子的好人，都拿下死囚牢裡。還要追繳百姓們本年錢糧。我們幾個不被拿的，草根樹皮全吃盡了。沒奈何，一路討飯進京，想到察院控告，天可憐見，尋條生路。」宋江道：「你們知府、知縣是何等樣人？」老百姓答道：「知縣姓陳，喚做陳文昭，（【夾】武松當認得。）原先也做過府尹的。只因為清廉正直，得罪上官，降班做了知縣。知府是當朝蔡丞相的小兒子，聞說從前也是在別地方做知府的。（【夾】戴宗當認得。）因為失陷城池，將官職革去。不知怎地，又到這邊，依舊做知府。」林沖一旁問道：「你們兗州有個監酒稅的官，是甚人？你們知道麼？」眾百姓道：「這卻不知。」宋江教取點散碎銀子，分給眾百姓，人人稱謝而去。宋江道：「諸位弟兄，貪官污吏殘害人民到此地步，我們忍不一救麼？」（【夾】確是你們的機會。）吳用道：「且到忠義堂上公議。」（【夾】漸漸不敢獨自點兵調將了。）說著，大家都到忠義堂坐定。吳用提議道：「我們此次是救百姓，不是有什麼野心，（【夾】對一部分說。）不可造次發動。（【眉】「不可造次發動」是因為和王進交綏未曾得手耳。）前事不忘，後事之師，吳用是深心人須得人先往兗州探聽一次，一者看鄉愚的話靠得住靠不住，二者看道路形勢和兵防的疏密，三者也得先行籠絡幾個得力的土人，好做內線。」當下戴宗起身道：「這回小弟該可以去了。」吳用道：「得院長下山去甚好。（【夾】不許陪公孫先生，原是留作此種用處。）只是還得一人同去，凡事才有照應。」赤髮鬼劉唐起身道：「兗州一帶，是小可往時熟路，願同院長去走一遭。」吳用道：「劉兄弟，獨去不得。」劉唐道：「這是為何？」吳用拍著頭腦道：「你路走得既多，這硃砂痣怕沒人省得。」石秀起身道：「小弟去如何？」吳用道：「石家兄弟去最好。」宋江道：「此去兗州，我有個故人在彼，可以訪他，說不定，還可以得他些助力。」戴宗、石秀齊問：「何人？」宋江便把當日殺了閻婆惜，得唐牛兒幫助脫身的事，說了一遍道：「當時他原判定刺配五百里外，後我替他贖了買下，消了罪名。（【眉】綦帶第二回。）於今在兗州西關外開一個炒貨店，到今還時時有往來。院長此去，不消提起職名，只說是朱家飯店來的，他自理會得。」吳用道：「院長此去，還要小心。須知蔡九知府那裡防有手下熟人識得。」戴、石兩人答應了。

次早，兩人背了包裹，藏好盤纏，也不帶從人，一直下山，渡過水泊。戴宗的神行法，石秀卻是第一回試新。只覺得步子一開，兩腳便似機器一般，一片白地皮，呼呼地往後退。（【眉】繪聲繪影。）才過午牌時分，便到了兗州。進城看時，果然街市分冷落，一路行人，好多都帶菜色。尋到西門城外，問一個挑柴的，知道驛馬行間壁，有個炒貨店，店老闆姓唐。兩人依著言語走去，只見一間門面，也還寬綽，半邊堆了些蒲包口袋之類，都是實實的。那半邊安張小小櫃臺，櫃臺裡有個瘦長漢子，正坐著撥算盤。（【眉】文筆細膩。）石秀上前拱手請問：「有位唐老闆，可是這裡？」漢子見問，忙忙立起道：「尊駕從哪裡來？」石秀告稱：「從朱家飯店帶信來的。」漢子連忙起來請裡坐，石秀招呼戴宗一齊進去。漢子一面叫他那蓬頭髮的渾家，出來招呼店面生意，自己卻同二人到後面一間空地。唐牛兒雖小本生意，因為每年受宋江津貼，也理會得江湖情義。當下留二人住下，招待□分親熱。

二人談起世事，原來鬧荒的是滕縣，本年兗州府屬各處都荒，只滕縣人民執拗，知縣又極愛惜人民，不料反因此鬧了一場。連兗州府兵馬總管，也因彈壓不力，被上司撤了任。知府護了總管的印，兼文武兩篆，格外威風起來。許多鄉民荒年之際，眼巴巴只望賑濟，哪裡有氣力來再鬧。（【眉】綦帶前文，恰中繩墨。）幾個稍為強梁的，也都避禍四散。二人看唐牛兒膽小，不便說出所以。唐牛兒也只知道宋江手下頭目，過此訪友，不幾日便去。兩人細心四處打聽，才知兗州的兵防全不注意，府庫卻還滿滿的，城池攻守的道路，也一一看清。住得四日，便回梁山，把打聽得的呈明宋江、吳用。順便告知林沖：「高俅因和童貫爭寵被擠，謫在兗州監酒稅，果如王進所言。」宋江、吳用因天色已晚，不便召集大眾，便先邀盧俊義、朱武到機要室商議。

這機要室是宋江受了天書石碣以後，特地建造，商量緊要軍機的。建造得□分嚴密，一般頭領，縱有緊要公事，不得吩咐，也不許進來。當下四人入內，宋江將戴、石二人所探得情形，說了一遍。朱武道：「事不宜遲，趁著文武兩印在紈袴子手裡，我們攻討，簡直不費吹灰之力。（【眉】紈袴子不能做事，今古一轍。）打開城來，開倉庫，賑飢民；飢民歸我，怕不似流水一般。府屬各縣，一揮可定，這是成大業立大功的開基，不可錯過。但南旺、濟寧兩路，正當南北大路。南旺營那個武職提轄不打緊，濟寧府尹從前卻知過滄州，怕不免和我們尋仇，倒要留心。」吳用道：「過去的事，府尹未必知道是我們做的。要取兗州，倒可用不著煩心。只是另有一件，是我們山上很礙手的。為此今日先得一商才好。」盧俊義問：「什麼事？」只見宋江忽地微微一笑，從懷裡探出一張紙條來道：「員外，你瞧科。」盧俊義接過一看，只見上面寫道：「同人等羈身水泊，淹歷歲時，莽莽前途，未知所屆，眷懷身世，感慨良多。茲訂於月之□九日夜午，集後泊東山，共為對月盟心之舉，凡我同人，各宜省記，勿得遺忘。」下面是軍官團同人謹啟。（【眉】一筆轉過來，叫人有意想不到的境界。）盧俊義不覺呵呀一聲道：「好個對月盟心！」（【夾】是贊歎，不是痛恨。）朱武道：「『省記』二字，顯然有點所以，只軍官團的稱呼，太明白了，莫不是有人用計挑唆離間我們兄弟麼？」宋江沉吟不語。吳用道：「這是昨日花兄弟給我的。他昨早去看他妹丈，他妹丈檢閱新到北口馬去了，書案上遺下這簡帖。他覺得奇怪，袖了轉來。我想秦兄弟確是軍官，軍官團是抵實了。我已托花兄弟留意，看還有幾多人在內。」朱武道：「這字條上筆跡，也是一個推度的線索。」宋江道：「原條我和吳軍師看過，都推度不出。吳軍師怕秦兄弟夫妻間生出誤會來，已叫花兄弟悄悄的仍舊放在那裡去了。這是我家清弟抄下的。」吳用道：「字跡上就推度出個人來，也無益處。小可意見，這些人起心就大得很。我們是早知今日，悔不當初。如今設法消弭，還來得及。倘若他們能替我山泊裡多做幾件事，也便絕了歸路，不好變臉。」（【夾】又倒轉頭想到王倫逼林沖寫投名狀的老把戲。）盧俊義道：「如此說來，攻打兗州，正是個機會。」（【眉】一筆轉過去，回應攻打兗州正文。）吳用道：「原是如此。員外，你須設法幫我們鼓動大家點點頭才好。」盧俊義稱：「是。」當下四個又密密計較一番遣兵調將的事體。吳用要調武松、魯達護持中軍，宋江因上回的情形，怕魯達又不肯。吳用道：「魯兄弟是尚義氣的好男子，恩怨最是分明，這回包管無事。」（【夾】軍師意思是要表示上回調不動，這回到底調動，非一定要借重大和尚也。）盧俊義道：「楊家兄弟雖是制使出身，卻和高俅有宿仇，此次可與林頭領同領先鋒，好暢快廝殺一下。」宋江稱是。

當下斟酌定妥，盧俊義回到自己房內。這房子一排四間，盧俊義和公孫勝、孔明、孔亮居住。平時公孫勝另有靜室修道，房是空的，現又回家去了。孔明、孔亮有家眷，也不住此。盧俊義心中有事，對著豆大燈光，再睡不著。偏偏隔壁空房間裡，鼠聲唧唧不止。須臾，又加上些跑趕咬嚼之聲。約莫三更已過，忽然簷瓦上微微一響，接上空房窗口，似貓子一般直躡進去，突地落地，煞時鼠聲便歇。盧俊義想定是貓子無疑。只正在煩躁無聊時候，心下有點不安，還是下牀去看看，跨出房門。正好秋季下旬，月光才上，映著空房的門，半開半掩。（【眉】寫晚景逼真，非名家無此手筆。）步到門邊，恰恰一條黑影從門裡一閃。盧俊義上前搶

一步，早已拿定。定睛看時，正是走報機密頭領鼓上蚤時遷。（【夾】用前書頭銜，非常刺目。）見了盧俊義，半晌做聲不得。盧俊義道：「你的來意我知道，我不說破，你去罷。」那簷下原倚著一根竿子，時遷一晃頭腦，便接上瓦櫓，無影無蹤。盧俊義剛待轉身，竿子又刷地一動，又一個黑影溜下來，卻是燕青。（【眉】燕青突如其來，看官當為愕然。伏在屋脊後面，倍顯出如鬼如蜮的神氣。）盧俊義道：「你怎麼此刻來？」燕青笑嘻嘻地道：「有個奉軍師將令的，在前過去，小乙怎敢不等候多時呢。」盧俊義道：「你好大膽，你前回的把戲，如今通天了。曉得麼？」便把在機要室的商量說過一遍。燕青道：「好在員外的計劃，全在暗中，由小乙接洽。饒他怎樣厲害，看不出。而且幾個都是舊部最多，他們怎敢動？」盧俊義道：「咄！道他看不出，今夜人來做什麼？」燕青道：「他也是疑似之間，於今來人又吃悶葫蘆回去，怕怎地！」盧俊義道：「他不看見你麼？」燕青道：「小乙伏在屋脊後面，那廝不知道。」盧俊義道：「現在消息得了，此處你也不宜多耽擱。趁著月色，趕快回去罷！只關照大家，等他們兩個出兵去後，再作理會！」燕青竿頭進步，盧俊義一枕黑甜。

次早，宋江上忠義堂，宣佈出兵理由，道：「前日難民的情形，所說的話，眾位兄弟們都看見聽見的。隨後由戴宗、石秀兩位兄弟又下山詳細打探一過，果然是府庫充實，百姓飢荒。我們到此，萬不忍坐視。這番出兵，除弔民伐罪而外，更無別的野心。（【夾】此數語是對軍官團。）我們預定城攻下以後，第一事便是開倉賑飢，第二事便是辦貪官污吏以快人心，第三事，順便捉萬惡不赦的高俅，替林、楊兩位頭領，出□年來的冤氣。」當下眾頭領並無異議。吳用便點撥兵馬，（【夾】可見原先有些膽怯。）前軍馬軍五百人，步兵一千人，統將豹子頭林沖、青面獸楊志、踏白將赤髮鬼劉唐。中軍宋江、吳用，馬軍二千，統將小溫侯呂方、賽仁貴郭盛；步兵五千，統將行者武松、花和尚魯智深、毛頭星孔明、獨火星孔亮。後軍步兵五千，統將拚命三郎石秀、病關索楊雄。別遣撲天雕李應、小李廣花榮、出林龍鄒淵、獨角龍鄒潤，統馬步兵三千，截要路下寨，應付南旺、濟寧兩路。（【眉】軍容甚盛。）留盧俊義、朱武統率眾位頭領鎮守山寨。（【夾】軍官團中只楊志一人，此吳用小心處。）當下盧俊義提議：「此番出兵，原是弔民伐罪，軍律應該格外謹嚴，應請鐵面孔目裴宣隨軍，掌管軍法，如有違犯，登時處決。兼之各地飢民，急於賑濟，克城以後，所有府庫倉廩都應檢點明白，造冊登記，以備發給。應請神算子蔣敬，專管此事。（【眉】造冊登記用神算子甚當，是作者細心處。）如查有侵吞盜掠，便會同裴宣，照軍法辦理。」宋江、吳用和眾人討論一會，因山泊上事務繁重，蔣敬不便離開，可調李應到中軍，兼管錢糧事務，別調美髯公朱全、插翅虎雷橫，做花榮的幫助。裴宣管軍法，自應隨征。一時兵隊點齊，天色已晚，二□位頭領，（【夾】堂皇出軍，卻每人上面都帶個綽號，所以表明其到底不離強盜也。）都各自整備一切，待到天明，吹角下山。盧俊義和朱武，便不得不暫時主持山泊事務。

幾日無話，又是□月朔日到了，（【眉】「幾日無話」四字輕輕將攻打兗州事擱置不提，忽接著又是□月朔日到了，另敘一番事，引人入勝，是行文變化莫測處。）便有執事的小頭目，來請盧俊義到九天玄女祠和山神祠拈香。那山神祠蓋在東山坡上，供的山神，便是晁蓋，土木工程□分壯麗。山神祠的間壁，是九天玄女祠，祠的壯麗，更加幾倍。前殿供的玄女神像。神龕的製造，全照宋江夢中所見的樣子。所得天書一卷，也供龕中。後殿還陳列天書碑碣。盧俊義第一次就主位，率領弟兄們拈香行禮，免不得趁勢將天書石碣，細細賞鑒一回。（【夾】往時是不許的。）盧俊義笑對蕭讓、金大堅道：「小弟在北京時，也曾向書法和篆刻兩門學習一番。只是天資太鈍，無甚成就。聽大名家說學楷要好，須先學隸；學隸要好，須先學篆；學小篆要好，還須學古篆大篆。至於古代刻符銅器，也是雕刻家非常秘寶。你們看此語是否？」

二人齊聲道：「是。」盧俊義道：「如此說來，這天書石碣，你應得常常摩挲了。」（【夾】漸漸引入。）正說著，外邊嘍囉氣急敗壞地，請盧頭領從速出去。（【眉】與七□回及第七□一回遙遙相應，見出作者細心。）究竟因何緣故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吳用劃策攻兗州，一步緊是一步；燕青謀組織軍官團，卻從側面寫來，文章可謂極變化之能事矣。湘亭